

流量时代的写作者

韩浩月

在网络时代早期,很有不少作家抱有抵抗态度,比如有的作家坚持不开博客、不用微博、拒绝微信,坚持手写……而现在,在短视频、直播带货、AI盛行的时代,恐怕那批立场坚定的作家们,也挡不住要加入到潮流中了。

现在打开手机,全网都是短视频和直播带货,我在短视频和直播带货中买过书。要承认,冲动购买行为有时候是不可阻挡的。但是,消费行为当中,“冲动”带来的愉悦,本身也是价值的构成部分。因此,面对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推销,我是抱“对峙”态度,你能让我购买,你赢了,我能克制住我的购买欲,我赢了。这当中,藏着一种有关价值与认知的较量,我觉得也包含着一定程度的乐趣。

我自己也使用短视频和直播卖过书,但对于图书的传播与流通,我认为最理想的售卖方式排列如下:放在窗明几亮的实体书店售卖,在旧书店和地摊售卖,在书店与读者面对面签售,

在网店上架,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售卖排最后。我所参与过的直播带货,虽然带货数字远谈不上理想,但仍觉得值得一再尝试。直播带货的乐趣,不是带货,而是与好友一起聊天,聊天内容早已超过了书的范畴。表达和交流的乐趣,要远远大于卖书。

一场直播带货,能卖几万本十几万本,这对于作家的冲击力是十分巨大的。著名作家古尔纳、莫言、余华等,都曾对直播销量数字表示“震惊”。但这背后隐藏着一系列问题,包括但不限于:图书定价的一再压低,对行业秩序的破坏性冲击;图书的“小商品化”逐渐高于“文化属性”;作家创作心态受影响……至于我,可以说“几乎毫无影响”。因为我还没有机会站在风口浪尖上接受“洗礼”。我还挺希望受影响的。

在这个“流量为王”的时代,作为写作者,我认为有必要坚守的底线是:要尽量使用干净的、有一致性的、能对接传统、当下与未来的语言文字;写作

水平有高低之分,但对写作的态度,要永远保持真诚、真实、真挚。作品是作者人格的外化,还是要把写出好作品当成第一追求。写作者的底线,就是要一直记得自己的写作初衷。

AI在挑战着写作者的地位,经常听到有人说,AI写的文章已经比不少作者写得好。不知AI给别人带来的影响如何,反正我是波澜不惊,仍然按照过去的节奏和习惯在写。我觉得AI并没有给我带来挑战,因为我并不打算把写作的权利交给AI。哪怕AI比我写得好,但我还是希望每个字都是自己敲打出来的。作为写作者,要克服把创作交给AI的心理障碍,是很困难的。AI目前给我带来的最大好处,是可以帮我揪出错别字,交给编辑的文章,从此再无错别字了。

使用网络工具,不等于全面拥抱流量,流量是双刃剑,但网络工具不是。在写作者眼里,从毛笔到钢笔,从钢笔到键盘,从键盘到语音录入……这些都是工具的变化,而写作的严肃性不会变,越是流量时代,越是把持着写作的严肃内核。在未来,只有认真写作的人,才更有理由被看见与被认可。因为,认真是由“诚意、态度、情感”等等细致、丰富的元素构成的,离开了认真,就是对流量全面投降,写作者的价值也就所剩无几了。

星期文库

“京剧的文化之美”系列之二

多才多艺的角儿

姚文冬

京剧的文化之美,更由演员自身的文化素养得以体现。旧时京剧演员多“幼而失学”,但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并不只体现于识文断字。才艺本身即文化,大艺术家尤其多才多艺。

“四大名旦”不仅戏演得好,还都喜好书画,书法、绘画作品均美妙绝伦,造诣颇深。梅兰芳师从齐白石,其画作无与伦比,书法小楷尤其精湛;尚小云长于松、兰、竹、菊、灵芝等花卉,兼及山水,洒脱大方,韵味独特,与他的京剧表演风格十分相似;程砚秋书法作品工整得体,章法稳健,浑厚端庄,格调高雅,也颇受人喜爱。值得一提的是荀慧生,他自小家贫,不曾上过学,从事京剧后,深感没有文化的痛苦,于是刻苦学习汉字,每天坚持用小楷写日记。自拜入吴昌硕门下后,他的书画技艺突飞猛进。老舍、欧阳予倩、叶恭绰等人生前都十分喜爱他的画作。可以说,“四大名旦”若是不演戏,同样也都是大书画家。

当年,荀慧生先生在台上演出,观众喜欢他,捧他,直往台上扔戒指、镯子,那热烈的场面不逊于现在的粉丝追捧影视明星。有一则趣闻,他排演了一出戏叫《丹青引》,有一场戏,他设计了现场作画,即剧中人边演唱边作画,一刻钟时间,八句慢板唱完了,一幅山水画也经由他手画成了。画在台上一亮相,当时就有观众冲上台来抢这幅画。以后每场都是如此。

黄少华跟荀慧生学戏,深得荀派三昧,但她也有遗憾,就是《丹青引》这出戏她演不了。为什么呢?就因为受阻于那场边唱边作画的戏,这并非一种虚拟程式,而是真墨实砚,在舞台现场作画。荀先生能这么演,也敢这么演,别人就不行。这使我想起有一年春晚,赵丽蓉演过一个小品《打工奇遇》,也有当场挥毫写字的情节,令亿万观众叫绝。后来有一年,央视几位主持人模拟演这个小品,演到现场挥毫这一节,就停住不演了,直言不会书法。如果狭隘地将文化解释为学历,那么,这些主持人不说学富五车,起码也出身名校,那么,论表演艺术,与旧时幼而失学的艺人相比,哪个高哪个低呢?

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欧阳中石,也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,京剧“四大须生”之一奚啸伯的嫡传弟子。他曾长期协助奚先生工作,对奚派艺术的完善、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我喜欢看欧阳中石的戏,唱腔中那种洞箫之美,尽得奚派神韵。所以,在我印象里,不能以简单的票友称呼他,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京剧表演艺术家,其次才是书法家,书法家这一身份使他的京剧艺术得以厚重,彰显了文化之美。

哪个更难

周牧辰

坚持难,还是放弃难?一辈子务农的老父亲说:“放弃更难。”

他说,放弃耕种,就断了养家糊口的口粮;放弃学习,就难有机会走出乡村;放弃好好干活,在城里就没了立足的资本……

父亲说的,不是脱口秀里的“梗”,而是现实的真实写照。是啊,和坚持相比,放弃看似容易,无非是一句“不干了”“算了”。可放弃之后的日子,才是真的难——那些断了的来路、空了的指望,往往比坚持时的苦累更熬人,而且一旦走到那一步,再想回头就难了。

坚持难,但放弃带来的,却是往后日子里数不清的“难”。所以遇到困难挫折时,不妨多想想这句话。

桃花似乎把积蓄了一冬的力量,一朵朵,一团团,一簇簇地倾情盛放,一扫初春的凄冷,给这个初春带来无限的活力和希望。

高濂在《四时幽赏录》中说,“赏或未得也。”意思是说,真正欣赏美景,不仅仅要喜欢,还要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和欣赏方法,否则,观桃则桃,观柳则柳,毫无趣味。

他的细心观察,把桃花在不同环境下的千姿百态和万种风情刻画得淋漓尽致。他总结出观赏桃花有六趣:“晓烟初破”的清晨,若美人初起;“夕阳在山”的傍晚,若美人微醉,娇怯新妆;“明月浮花”的月下,若美人步月,风度羞涩;“高烧庭燎”的深夜,若美人晚妆,容冶波俏;“细雨湿花”的雨中,若美人浴罢,暖艳融酥;“花事将阑”的残春,若美人病怯,铅华消减。

高濂的“六趣”之美,是把一日的光影、天气的变化,都拟作美人风韵。

桃花朵朵开

杨应和

这其实是中国传统文人一种极致的“审美仪式感”。这不是在“看花”,而是在“陪伴花”,与花共度晨昏。

这份细腻心境需要极大的闲情与专注,也正是现代快节奏生活里最稀缺的东西。

仔细品味,不难发现,高濂的“六趣”仍未脱离“人面桃花”的传统母题,他的“六趣”观并不新鲜。

况且,桃花所承载的文化远不止于此:陶渊明的桃花,是理想;张志和的桃花,是闲适;刘关张的桃花,是义气;金庸笔下的桃花,是江湖;林黛玉葬的桃花,是一曲寄人篱下的凄美绝唱……

起于自然,不止于自然。站在桃花朵朵开的盛大场面,我们既要具备“六趣”的审美眼光,同时又放下前人的影子,用自己的心灵去碰撞,说出那句:“这桃花,在我眼中另有一番风味。”我想,这才是最好的欣赏。

制怒修心

张建业

己、言伤人、心疏远、事难成,更有甚者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悲剧。

其次要改变和控制自我。一要诵读经典,让经典之文在潜移默化中润泽我们的心灵,涵养我们的性情。二要树立高远目标。发脾气是因为目光短浅、胸无大志。一个立志要成就一番事业的人,往往是没有空闲发脾气的。三要只对事,不对人,如此才能心平气和地面对一切。四要冷静,切忌以暴制暴。五要不故作。错了就是错了,要勇敢地面对与承认所

犯之错,正所谓,知错能改,善莫大焉。六要说话慢。语速慢下来,我们的内心也会随之平静下来,发脾气的几率就会小得多。

正像有人所讲,上等人有本事没脾气,中等人有本事有脾气,下等人没本事脾气大。好脾气,往往能成就好家庭、好事业、好未来。

正如王阳明所说:“凡人信口说,任意行,皆说此是依我心性出来,此是所谓生之谓性。然却要有过差。若晓得头脑,依吾良知上说出来,行将去,便自是停当。然良知亦只是这口说,这身行。岂能外得气,别有个去行去说?”这是在告诫我们,别放纵脾气性子,要顺着良知做事说话。

生活里总有人说,“我这人天生脾气不好,但我没恶意,别跟我计较啊!”这样就如同给自己上了保险。言外之意,他可以肆意妄为、胡言乱语,但你不能批评他,不能怪罪他。这种人其实是自私到了极点。

本性难移,不是说不可移,不能移,不用移。尽管难移,但想移还是可以移的。那么如何克制、调养和改正脾气呢?

首先我们要认清发脾气的危害。发脾气不仅害人而且害己。怒气胜过了刀剑,指责好比下毒,都是脾气所致。当我们与他人发脾气时,往往会造成怒伤

云说
家风